故乡烟火暖

周桂芳(湖北)

黄昏,回到故乡,闻到空气中有淡淡的烟火气,远远就看见我家老屋鱼鳞瓦上升起的袅袅炊烟。

原来,母亲早就在生火做饭了,我不禁心头一暖。“暖炉生火早,寒镜裹头迟。”最美的风景在故乡,最惬意的事儿是回家吃母亲做的饭菜,幸福地品尝乡村烟火气。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故乡的烟火气,是一家家升腾,一点点弥漫开来的。亲人闲坐,灯火可亲,围炉夜话,慢慢氤氲成一幅古朴淡雅的乡村写意画。

生活,在一粥一饭的烟火气中。一碗饭,一盘菜,是最普通的食物,却是温暖人心的烟火气。乡愁,是从烟火气开始的。

每个离家的游子,从离家的那一刻起,从看不到乡村的烟火气开始就有了淡淡的乡愁。这种烟火气的基因是从从小就种下的,在出生的小乡村,在呱呱坠地的小院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熟悉的烟火气,普通的食物,熟悉的味道,喂养着我们一天天长大。乡村的烟火气,从一个人一出生就种进了味蕾之中,深深烙印在一个人的体内。

一碗平常的人间烟火,是乡村温暖的暖色,温暖着游子的记忆;温暖的烟火是最美的风筝,牵系着游子的乡愁。乡村的烟火气,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有草木香气的烟火气,有平常食材煮熟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乡村的烟火气是用柴草熊熊燃烧出来的,是用苑子火架出来的,是用干片柴煮出来的,是烟雾弥漫熏出来的。乡村,既

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有围炉夜话闲煮冬;既有鸡犬相闻和鸡毛蒜皮,也有灯火可亲夜话桑麻。乡村烟火气,既有烹煮煎熏熬,又有水意火意诗意。

冬天,是煮出来的。煮冬,是乡村火火的青春岁月。乡村,火红的柴火中煮出温暖的记忆。“伙伴伙伴,与火相伴。”落雪下雨的冬天,乡村家家都要生个火,生个火才有个主,一家老小围着火炉慢慢煮冬。不管是煮饭煮粥,炒菜炖汤,还是烧水泡脚烤火,上床梦见周公。乡村的干柴一遇到旺火,熊熊燃烧,就“噼里啪啦”唱歌。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幸福地口吐白烟,“咕噜咕噜”地沸腾起来。奶奶围着炉火,眯着眼睛打起了盹,母亲“吱溜吱溜”一针对针密密地纳鞋底。嘴馋而勤快的孩子们,不知几时从菜园地里扯回白菜萝卜等,吵着母亲下粉条,“煮冬天”。母亲喜欢在冬天让萝卜当菜品主角,大行天下。母亲笑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医生开药方。”母亲每天在火炉上煮一钵钵萝卜粥或白菜粥给我们吃。哥哥嚼着嘴说,“天天吃粥,害我尿多老跑茅房”,把奶奶逗得“哈哈”笑,露出缺了牙的门洞来。冬天慢慢煮,日子慢慢煮出了岁月温暖的温度。

冬天,是煨出来的。煨,是乡村烟火生活的中庸之道。冬天,人都猫冬,嘴也像猫一样馋。一边围炉烤火,一边煨美味,煨出

冬味绵长。日子红火了,煨冬,就有精髓内容了。有时是一锅筒子骨萝卜汤,有时是排骨藕汤,不大不小的苑子火,慢慢煨,不时,就香气扑鼻而来,勾动肚子里无数的馋虫翻涌。撩人味蕾的美味佳肴,多半是煨出来的。煨,需要把握好火的火候尺度和煨的时间长短。煨,讲究文火和武火,武火就是大火,太太太热烈会让汤汁滚沸入味,文火慢慢煨,食物的滋味才会慢慢交织缠绵,浓香温厚。人间有味是清欢,有味的人生都是煨出来的。

冬天,是熏出来的。冬天,就是各种腊味与火的缠绵,电光石火,烟熏火燎。冬天,人们每天就猫在火炉边围炉夜话,围炉煮冬,一边熏腊鱼腊肉,腊味里蕴藏着冬天独特的味觉密码。冬天的乡村,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有钱没钱,杀猪过年”。特别是山里的冬天,腊月,乡村就进入杀年猪熏腊肉的时节。杀年猪是一件大事和喜事,老人们都要看黄历或选个初一十五的好日子。杀猪当天,在肥猪赶出猪圈时,主人还会“啵哇——啵哇——”大声呼唤,祈求来年六畜兴旺。当家巧妇把猪肉切成一条条、一刀刀,把食用盐加八角茴香等佐料炒熟炒黄后再两面腌制腊肉,上下左右按摸揉搓猪肉入味。猪肉腌制好后,一刀刀吊挂在火炉上慢慢地熏。草木烟后,天天烟熏火燎,烤得“滋滋”滴油,熏得黑不溜秋。熏肉,看起来黑得吓人,吃起来香

得嗒嘴。熏香的腊肉,要吃就随手取一刀下来,用热水洗净,露出红色油亮的肉来。母亲把熏肉切片,片片香。下锅翻炒,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腊味飘香满屋。整个冬天,熏肉炒蒜苗,熏肉炒菜苔,吃得满嘴生香;整个冬天,烟火味十足,日子幽香绵长。

辛苦忙碌了一年的村民们,到了冬天,终于闲了下来,慢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猫冬生活。出个好日头,他们就相约一起,寻一处背风的墙根处,几个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拉家常。一生勤劳惯了的妇女们,人闲手闲不住,会在向阳的墙根下织毛衣,或纳千层底,做一家人走四方的平安鞋。有时,他们还会端着饭碗来到墙根处晒暖儿,人碗里少不了几块油亮的腊鱼腊肉。他们用亲切温暖的方言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喜事,说些相互宽心体己的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和方言俚语带着乡村浓浓的烟火气息,让人感到亲切而温暖。

乡村的烟火气息,不仅是食物的香气,更是语言的“土气”。我的家乡是千年古县,生生不息,那些熟悉亲切的方言俚语,是传承千年的情感纽带,连接着每一个村民的心,让他们感受到家的安定温暖。

烟火气的乡村,人们互相相知相底,家家鸡犬相闻,哪家厨房冒烟,就彼此知道吃的什么好菜。人们世代同姓而居,风雨与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相约一起学手艺做活,一起南下进厂打工,一起挤火车回家过年,相互扶持、互相帮助,共同度过平常烟火生活的喜怒哀乐。

乡村烟火气,让世代的人们找到了心灵温暖的归属与安宁。故乡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见到的花想到的果实

游宏(四川)

沐浴着暖暖的冬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周末,我们一行呼朋唤友,来到金堂的菊花种植区采风。

园区内成片的黄、白、紫、绿、红相互交错,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黄的像金,白的像雪,粉的像霞……从单瓣到重瓣,从小巧玲珑到硕大如盘,形态各异,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身在其中的我们,仿佛进入了菊的世界、花的海洋。

“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菊的一种精神。成片的菊花,给萧瑟的冬季披上了一层金甲。此时此景,我仿佛听到催人奋进的春天的号角,这是菊花将开将谢的告别声。声声如泪,泪如泉涌,舀一瓢泉水,熬一碗菊花水,或许是解毒的良药。

还真是赏了菊花,就清肝明目了。对面的一片果园弥散出的果香,把我们引入了枝头垂挂着沉甸甸果实的园区。

我摘下一个金黄色的果子,很轻松地剥掉外皮,露出厚实的果瓣。一品尝,果然爆汁儿蜜甜,口感醇正,着实是小时候记忆中“盛产好吃水果的地方”。

我们来到一座高山上。站立峰顶,微风从山谷悄然而来,它轻轻拂过脸庞,带着大自然的温柔与问候,仿佛诉说着养生谷遥远的故事或将来的愿景。

俯瞰山谷,“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远山近影,层峦叠嶂,或浓或淡;低头透过脚下的玻璃,分明是缩小了许多的养生谷园丁正在林中、溪边辛勤劳作,装扮着养生谷的未来;抬头,天空飘浮着几团白色的云,像风平浪静的大海上的小白帆……我忽然感觉画从中来,养生谷不就是一幅美妙现成的山水画么?它立体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诗意地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相生共存,俨然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们穿过农场阅尽了五颜六色的菊花,爬上养生谷领略了大山的精气神。逆流而上,我们又来到了梨花沟。

酒香、花香、果香在梨花沟的空气中交融,真是“溪头一径入青崖,处处仙居隔杏花。更见峰西幽客说,云中犹有两三家。”

密密匝匝的灌木丛和杂草铺满土坡、田埂,显得很原生态。不时有刨开的或大或小的土坑,露出深褐色的新鲜泥土映入眼帘。

就是这样的黄泥巴,富含钙、磷、钾等矿物质,这种土很适合梨花的生长。“如果是春天来这里,梨花一开,春风拂过,纷纷扬扬的梨花散落下来,整个山谷一片苍茫,如雪一样纯洁。”我正沉思着,却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梨花树下除草。他晃动的银发,仿佛是一朵雪花在纷飞。或许,我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在该来的季节没有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啊,我来的时候是初冬,既不见雪花,也不见梨子。但是,看见银发老人一锄一锄地除草,我不禁自责起来:老人看见的是梨子,而我想见的却是梨花。

一路走来,看见了不同色彩的花,其实花和果实只是不同季节的不同收成。或许,人生也不过如此,只是年过半百的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聆听腊月的窃窃私语

(外一篇)

李亚男(新疆)

腊月,像一位温婉又絮叨的长者,带着岁月沉淀的故事,在寒风中轻轻诉说着,那些细语呢喃,似有若无,却又真切地萦绕在耳边,引人沉醉,让人忍不住静下心来,细细聆听。

漫步在腊月的街头,风是最先传来腊月私语的使者。它呼呼地吹着,拂过脸颊时,仿佛在悄声诉说着往昔腊月里的点点滴滴。它讲起那些古老的时光,那时的人们也是在这样的时节,裹着厚厚的棉衣,穿梭在街巷,忙着准备各种年货,一家老小的期盼都汇聚在这寒冬腊月里,只为迎接那最隆重的新年。风掠过街边光秃秃的树枝,树枝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附和着,又似在补充着那些久远的情节,让人的思绪也跟着飘远,仿佛能看到岁月深处那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走进热闹的集市,便是腊月窃窃私语的主场了。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人们讨价还价的交谈声、孩童们在人群中嬉笑玩耍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可若你用心去听,便能分辨出其中蕴含的别样话语。那些琳琅满目的年货,红彤彤的对联、福字,似乎在低语着对新年的祝福,祈愿家家户户都能福气满盈、吉祥如意;那一挂挂金黄的腊肉、一串串火红的鞭炮,也在悄声诉说着它们所承载的年味,诉说着团圆时刻的欢乐与温馨。每一个摊位,每一件物品,都是腊月讲述故事的主角,它们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这份

瑞雪迎新春,万户挂红灯。转眼间又是一年春节来临,年龄大了爱恋旧,最近时常想起在部队过春节的情景,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35年前那个冬天,在寒风中军列把我从绵阳拉到宝鸡。当兵前早有耳闻宝鸡市是离四川比较近的城市,正当我窃喜自己被分到宝鸡当兵时,结果在宝鸡火车站,我们还未来得及看看宝鸡长什么样子,就被一台台军用车连夜拉到甘肃平凉一个叫八里桥乡赵堡村的地方。

新兵训练三个月后,我被编进了老兵班,第三天就是除夕。部队过年,班排门房也贴春联,连部除贴春联外还要挂灯笼。战友们提前洗好衣服、被褥,理发洗澡收拾好个人卫生,整理好内务,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年。

甘肃位于我国西北,部队北方人很多,过节除了会餐,还经常包饺子吃。我们连队指导员经常组织包饺子比赛,炊事班也很支持,因为炊事班只负责提供饺子馅,和面与包饺子甚至煮饺子都是各班自己的事,每个班还会把包好的饺子送到连部去“参加比赛”。

和面、包饺子时“各自为战”,每个班都能包出漂亮的饺子来,可煮饺子有点麻烦,炊事班都是大锅,一个班一个班去煮得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我们就在班里自己煮,难就难在用什么当锅。好在大家都在军人服务社买了搪瓷盆,煮饺子也用它。

那年除夕,我们连队中午会餐,晚上吃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当然也有饺子比赛,大家包完后各班把自己包的最好的十个饺子挑出来,送到连部,剩下的就在烤火炉上用搪瓷盆煮着吃,当第一锅饺子才下锅,班长又叫再洗两个人的盆。

岁末的深情。

回到家中,厨房里传来的阵阵香气,也是腊月的呢喃。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着,蒸年糕、炸丸子,那腾腾升起的热气里,仿佛藏着腊月对家人们的关怀。它说,要让这寒冬腊月里,有温暖的美食慰藉每一个人的身心,让大家在忙碌与期盼中,能品尝到生活的甜蜜,感受到家的味道,让亲情在这腊月的氛围里愈发浓厚,如同那锅里浓稠的汤汁,滋味悠长。

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偶尔传来几声远处的鞭炮声,那是腊月轻轻提醒着新年即将来临。它的窃窃私语变得越发温柔,像是在安抚人们一年的疲惫,又像是在鼓励大家带着满满的希望,去迎接那崭新的开始。

聆听腊月的窃窃私语,就是在聆听生活的诗意,聆听岁月的馈赠,让我们在这寒冬里,怀揣着温暖与憧憬,迈向那充满希望的新春。

雪,从远方来

雪,从远方启程,穿越浩瀚的苍穹,奔赴大地的盛约。那远方,是云层之上的神秘世界,是寒冷与水汽交织的梦幻之境。

它如一群身着洁白羽毛的仙子,在凛冽的寒风中翩翩起舞,轻盈地飘落。每一片雪花都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身姿,携带着远方天空的纯净气息,和着风的旋律,飘

飘摇摇地向人们间赶来。

雪自远方来,带着冬的问候。它落在古老的城墙上,给斑驳的砖石覆上一层圣洁的白纱,瞬间让岁月凝固。往昔都在这一片静谧中沉淀,只留下这无边的洁白诉说着历史的厚重。它洒在静谧的湖面上,原本平静如镜的湖面被雪花轻柔地触碰,漾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仿佛是湖与雪的私语,在这寒天里倾诉着温柔的情愫。

远方的雪,是大自然派出的精灵使者。它们在田野里欢快地跳跃,为沉睡的土地盖上厚厚的棉被,呵护着土地下的每一颗种子,让它们在这寒冷的季节里怀揣着对春天的憧憬安然入梦。它们落在山林间,给每一棵树木都披上了银装,干枯的树枝在雪的装点下变成了琼枝玉叶,那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山林此刻宛如童话中的仙境,松鼠在雪地里跳跃,留下一串串俏皮的脚印,为这白色的世界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机。

当夜幕降临,雪在灯光的映照下愈发显得迷离。昏黄的路灯下,雪花纷纷扬扬,像是一群追逐光明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那温暖的光晕。它们在灯光里闪烁着,如同细碎的钻石从天而降,美得让人窒息。远处的房屋在雪的笼罩下,只露出模糊的轮廓,烟囱里升腾起袅袅青烟,与雪的世界融为一体,仿佛一幅淡墨的山水画,宁静而悠远。

雪从远方来,落在人间,落在心上。它洗净尘世的铅华,让世界变得简单而纯粹。在这纷纷扬扬的雪中,我们仿佛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天籁之音,那是雪的低语,是冬的吟唱,引领着我们在洁白的天地间遨游,去追寻那最初的宁静与美好。

在军营的第一个除夕

税清静(四川)

正当我们还在怀疑是不是听错了时,班长变戏法似的,从床下掏出一袋汤圆粉和一袋红糖,他说:“北方人过年要吃饺子,南方人过年要吃汤圆,大家接着包汤圆,吃汤圆团团圆圆!”原来是班长为我们新分下班的两个四川兵考虑,专门跑军人服务社给我们买的汤圆材料,所以那年除夕既吃了饺子又吃了汤圆,汤圆的温暖和甜蜜,让异乡的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馨。因此,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那搪瓷盆煮出来的汤圆的味道。

连队营区里红灯笼高挂,浓浓的年味在全体官兵身边传递。晚饭后,各班早早来到俱乐部,排队坐等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在部队过年,守岁的形式一是守岁,二是守岁,替家乡亲人和全国人民守岁——站岗,我在部队的第一个除夕属于后者。

那天正好轮着我们班站岗,岗位在二米多高的围墙拐角上方,岗楼是一个两三平方米的方形小房间,像小型电梯间那么大,能避雨却挡不了什么风,因为它向外三面都开有瞭望射击孔,朝里一面却开着门,岗楼又没门,人顺着墙爬梯子上去。一般是一个班守24小时,小白岗和夜岗两人一班岗,两个小时左右轮换一次。

那晚我和一个老兵搭配站20时到22时的一班,正常情况是等后面一班岗的两个人来接岗时我们才能离开,但那时一直约定俗成是上一班岗一个人提前回连队叫(催)下一班人接岗。那晚也不例外,老兵将枪交给我,自己回去叫下一班人。两个人站岗还能说说话,

一个人站岗除了寂寞就是孤独,远处依稀传来鞭炮声和零星的狗吠,除此之外,我在那岗楼上好像与这个除夕甚至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关系。

“咔嚓、咔嚓”,突然一阵大头皮鞋踩过积雪的声音由远而近,不对,这不是接岗的人,接岗是两个人,这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

我赶紧起身,整理着装,抱好了枪,心里不禁紧张了起来,一紧张就忘记了喊“口令”,赶紧打开探照灯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照去,在刺眼的灯光里,我发现来人居然是团长,越发惶恐。团长一边向岗楼走来,一边和蔼地说:“你是今年的新兵吧,站岗害怕吗?以后站岗要先叫口令,我来替你站岗,你回去休息吧!”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站岗放哨,能在春节站岗为祖国母亲守岁,其实我内心还是十分自豪的,有了团长替我站岗,更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战友情谊和人文关怀,正因为这次团长的替岗让我感受到了部队的温暖并受到了鼓舞,也立志在绿色军营建功立业。

7年后,我军校毕业回到某部队汽车连当排长,与战士们实现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同生活,两年后,当副连长不久便代连长主持连队全面工作。汽车连老兵多,很多老兵都已经娶妻生子,于是每逢除夕,我就请全连队干部、老兵的爱人、子女到连队团年,一起吃年夜饭一起过除夕一起守岁。当春晚开始后,我便带头组织干部分批去哨位替战士们站岗,换他们回来与家人团圆。一晃又过了二十来个春节,但让我最留恋的还是在部队过的第一个除夕。

童年的雪花

(外一首)

杨明军(广西)

一片片童年的雪花
以轻盈的姿态穿越流年
闲庭信步的云朵
俯瞰着沧海桑田
蓦然回首
纯净的雪花柔情百转
日月如梭
高洁的雪花思绪万千

总想将怀念的手伸向夜空
来摘取一颗颗闪烁的星星
然后用泪光作为祈祷
让童年的雪花
成为永恒不变的美丽

心愿就这样在逐年递增
也不知童年的雪花又堆积了多少
每当季节的风车反复轮转
我总是希望冬天快点到来
面对世事的纷杂
我漂浮浮躁的内心
更是期盼能下一场童年的大雪

每当我看到一片片雪花
在天空中张开翅膀
每当我目睹一枚枚落叶
在寒风下奋力奔跑
人生季节里严冬的雪花
就会成为治愈我浮躁的最佳药方

雪花为谁绽放

生命中那些曾经的感动
总是在记忆里刻下深深的印痕
每当季节的脚步迈入冬天
轻盈曼妙的飞雪
也总是以娇媚花朵的形式
绽放在我尘封已久的心窗

袅袅婷婷的靓丽身影
闪烁着辉煌灿烂的人生旅程
明眸闪烁的真诚与清澈
诉说着青葱岁月的纯净和美好

假如时间可以倒流
我一定凝视星星
伸出稚嫩笨拙的手掌
来托住这刹那的快乐

韶华的青丝渐行渐远
固执的雪花
却依然在血脉里灼灼怒放
蓦然回首,沧海桑田
是谁定格了这如梦的图景
又是谁让这洁白的花朵
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冷风

(外二首)

刘智永(江苏)

一路狂奔
把冻雨摔在地上
惊醒了睡梦中的谷子
绿油油的麦苗探出头来

西北风暗藏一把利剑
刺向赶早人的脸庞
交警用手语
把温暖传递给所有的行人

立冬

一粒谷子
被咳嗽喘了一口气
埋进土里
南方的热挡不住
北风的步步紧逼

嫩苗在微骨中妩媚娇柔
等待雪的来临
竖起衣领裹紧诗意的行程

冰凌花

长江源头
盛开的是浪花
热恋中人
脸颊挂满春花

西北风
绣一朵冰清玉洁
不染一丝尘埃

与梅花共荣
虽说瞬间绽放
却是一生的傲骨

北屯

刘高朋(河南)

北屯是新疆一座美丽的城市
生长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在阳光下开放得更灿烂
北屯的市民收获秋天的喜悦
我爱北屯,它是新疆的一颗明珠
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从古流到今
流过一年四季不同的色彩
缓慢却给人震撼的魅力
各种经济作物喂养了北屯
也让生活在北屯的人生生机勃勃

灯笼

(外二首)

张鹏(陕西)

光华璀璨夜生明,不尽浮星幻有型。
大好灯笼春节现,环围闪烁眼福盈。

小寒沉香

冬时久伴蕴沉香,玉树丛枝苑落芳。
意盼南风能送暖,今天确感小寒长。

腊月说年

腊月说年百感生,一时景象显华丰。
从今以后多节庆,待到春天沐暖阳。